

格喬利同乘馬車到崩爾菲氏的別莊中。

「伊普西隆耐那時很飢，但以大任在身，只以一湯、一雞蛋、一片麵包及一杯葡萄酒忍耐過去。」

「那是一個熱悶的八月的晚上，別莊裏蟄居着許多憂傷憔悴激昂慷慨的國士們。忽聞有馬蹄聲，以爲格里勃爾第來了，出外看時，見只是一匹空馬在逃。

「明晨格里勃爾第與列奇洛大尉一同來到。大尉足已負傷，卻說要伴送將軍到配蒙德。」

「不久，伊普西隆耐便被召喚到了別莊的一室裏。格里勃爾第將軍服着市民裝，在青年們圍繞中微笑着。將軍見了伊普西隆耐的偉大的風采。親切地說：

「『你就是肯載我去船上的頭腦嗎？』」

「『呃，是的。閣下！』」

「『別稱閣下，請呼我爲格里勃爾第或朋友。』」

「那末，朋友，是的。」伊普西隆耐改了口回答。

「你是何處人？」將軍問。

「是桑·德連寨人。」

將軍大喜：「哦，那末和我同鄉呢。錢是帶着的吧。」

「呃，少許帶着些。」

「那末出發是能夠的吧。」

「能夠，閣下，不，朋友，我昨夜已在這裏恭候了。今夜就出發吧，日間恐有不便。」

「打算怎樣走呢？」

「今夜，請向卡拉·馬爾諦那步行到海邊。我當在那裏豫浮漁網的浮標。請以此

爲標記走近攏來，我當在附近恭候，就由那裏下船吧。」

「約束既定，伊普西隆耐漁事完畢，就下了浮標，自九時起專心靜候着。」

「將軍由列奇洛大尉及二三十個的志士護送到海岸。這些都是決死之士，萬一爲

敵所襲，寧願自殺，不肯死於敵人之手的。他們所處的真是九死一生的危境。

「及格里勃爾第將軍與列奇洛大尉安然下了小舟，送行的志士纔慷慨激昂大呼將軍萬歲。那夜意大利的星辰，分外在他們頭上品亮有光。」

「滿帆孕着東風的小舟，衝破了夜色，早行抵愛爾培島的卡斯德洛岬。在那裏小泊，購入了麵包，葡萄酒等類，未明又揚帆前進。恐防岸上有敵人追來，把船向了格勃拉耶對海岸取着四十五哩的距離行駛，在星期二日到了利鮑爾附近。於是伊普西隆耐問：

「『朋友，將怎樣呢？』」

「『一切全託付你，聽你處置。』將軍信賴了說。」

「『我因恐有人追襲，故先駛舟到這裏暫停。萬一遇有危險，那末就護朋友上港中的美國汽船，美國人必會歡迎朋友的。如果無甚危險，夜間再開船吧。』」

「將軍贊成了伊普西隆耐的這意見，當夜開出的小舟，於九月五日午後三時安抵坡德·韋耐列，大家竟悠然上陸。啊！這小港在意大利的自由與文明上，真是值得紀念的。」

土地啊！

二 美的感謝

「安利柯！」舅父用了感慨無量的調子，仍把話繼續下去。

「因了一漁夫的救助，在小港上陸了的愛國者格里勃爾第如何呢？將軍抱住伊普西隆耐接吻，又伸手把袋中所有的金幣取出，據說所有的金幣只十個光景。」

「『只這些了，請留作我感謝的紀念！』將軍這樣說着，把手中的金幣交去。」

「『不，朋友，請收着，因為你有需用的時候。』據說伊普西隆耐曾這樣謝絕的。」

「將軍茫然了一會，既而說『那末，且請少留，』即在一紙片上把這次的功績寫了交付伊普西隆耐。」

「我曾在伊普西隆耐那裏見過這紙片，把文字錄在雜記冊上。」

舅父說到此，就從衣袋中取出雜記冊來翻給安利柯看。文字是這樣寫着：

船主保羅·亞查利尼君！你會送我到安全的避難地。這不是爲謀你自身的利益，完全爲了我。

一八四九年九月五日

奇·格里勃爾第書於坡德·韋耐列

「如何？安利柯！」舅父又繼續說：「這是伊普西隆耐所得到的唯一的賞品哩。在日內瓦，曾有人願以六百圓買取，伊普西隆耐堅不肯賣。這是伊普西隆耐一家的高貴的紀念品。」

「啊，在大膽細心的漁夫伊普西隆耐，這紙片是多麼意味深長的東西啊！」

「據說，伊普西隆耐在船中曾作了鹽漬雞及鮑魚等類的菜請將軍喫，將軍喫得很
有滋味哩。」

「『朋友，如何？』據說他請求菜的批評，將軍噴着舌頭會這樣回答呢：『真是難得的菜！』」

「老伊普西隆耐對了一紙片追懷前事，其心情將怎樣啊！」

「我再告訴你，這一小紙片不但只是紀念伊普西隆耐的大膽行爲的東西。

「自那時起，他那向來繁昌着的產業，不久就全消損了。他的老父與船夥當做抵押品被人捉去，好久不能放回。最後他只留剩了一隻小舟，過其窮苦的船頭腦生活。那隻小舟上記着『格里勃爾第的救助者，一八四九年九月五日』的文字。『格里勃爾第的救助者，一八四九年九月五日！』這文字是何等偉大光榮啊！」

「伊普西隆耐從不向意大利政府求償自己的功績。後來他也曾喜歡常到勿拉斯卡諦去訪問格里勃爾第，但金錢上的救濟，決不要求。

「但我見這可憐的老人氣力漸衰，且有兒女須扶養，覺得非受補助金不可，就和格里勃爾第的弟子代勃列諦斯相商，在去年聖誕節給了三百元的補助金。不久代勃列諦斯死了，於是乃改與克利斯裨商議，請他繼續給與補助金。

「關於伊普西隆耐，我還有非告訴你不可的事。

「伊普西隆耐現在每日早晨來替我澆灌庭園。這不是我託他如此，乃是他當作對
於我些許好意與微勞的報答，來求我讓他如此的。」

「我最初原不敢答應，既而見他很是難過，就不去反對，如以承受了。伊普西隆耐非
常高興說：『多謝你！我槽已不能再握了，至於田圃的整理或是澆灌，還很能擔任。終日閑
居，非常之苦，就請讓我做做吧。』」

「我想將伊普西隆耐每晨用噴筒澆灌的樣兒再看二十年。他以感謝的態度行着
勞動，那神態真是說不出的高尚。一個貧困老漁夫，抱了滿腔的崇高的心情，無可發洩，不
得已想借了澆灌來滿足：這樣深切的心情，如加以拒絕，那也未免太殘酷了！」



第十三

一 不幸的少年

安利柯有時漕船，有時垂釣，身體的健康逐漸回復了。

釣魚是因了魚的種類而異其餌的。釣鱒魚與鯛魚，則用麵包屑乾酪的混合物，釣別的魚則用蚯蚓或海中的幼蟲。

有一日，安利柯在崖石上獨坐了釣着。浪頗高，潮水是濁濁的，釣着了四五尾的鱒魚與二三尾的鯛魚。

專心一意地注視了浮標繼續釣着，忽聞背後有喧擾的聲音。這裏平常是總不聽到人聲的，今日似乎有些兩樣了。起初還以為是波浪衝擊斷崖的聲音，既而細聽，確是許多人的喧叫一陣笑聲，接着就是悲苦的泣音。

安利柯回轉頭去，見不着襯衣的那個殘廢少年美尼清，正被桑·德連寨的羣孩侮弄着呢。

美尼清是個十二歲的殘廢的小孩。在三四歲時，樣子曾是很可愛的，後來忽然帶殘疾了。父母從此就不愛他，一味加以叱罵。甚至於這樣地惡口對他：「像你這樣的傢伙，活着也無用，還是快些給我死了好！」

美尼清不知道自己所以要受叱罵的理由，他尙未知世間和家庭的事情，看到他家的小孩的受父母撫抱，或受隣人吻，不禁就想哭出來。

美尼清的父母不肯給食物給他。即使給他，那種東西也只有他肯流了淚去喫，如果是別的小孩，一定是唾棄不顧的。發花了的麵包皮咧，快腐了的魚咧，僵硬的無花果咧，誰

要喫啊。

說起美尼清的衣服，那真不堪。可以說他的衣服全是破布片湊成的。並且沒有人替他紉補，處處都是破洞，皮肉都可從破洞看見。

有一日，他的父母竟把他留下，離開桑·德連寨了。據說是到美洲謀生去的，將兒子留囑伯母照管。

但父母的到美洲去，在美尼清也許反是一種幸福。因為他的伯母德阿特拉不會像他父母地打罵他。可是，父母去了以後，美尼清卻常為惡少年們所欺侮了。

惡少年們為甚麼欺侮美尼清的呢？因為他父母不在這裏，可以欺侮嗎？還是因為他的走相愈大愈可笑的緣故？這可不知道。不過，美尼清橫穿過空地時，惡少年們常要追逐在他的後面來喧擾的：

「蝦來了！捉蝦啊！捉蝦啊！」

的確，美尼清全像個蝦。他那蹣跚的步走的樣兒，既像蝦的跳，又像蟹的橫爬，其形狀

之奇怪，真是罕見。

美尼清見惡少年們嘲弄他，常沸紅了臉，既怒且慚，咬緊了牙齒急走；走得愈急，他的樣兒愈像蝦蟹。惡少年們也愈得了興頭，追逐着他，圍繞了攔阻咧，故意碰撞咧，把他的舉動當作把戲來玩，任情玩弄，不肯休止，除非偶然正直的船員們路過，把他從這惡少年中救出。

今日美尼清又照例地作着惡少年們的玩弄物了。恰好爲安利柯所見。美尼清不像往日地甘受玩弄，拾石來向惡少年們投擲，惡少年中一首領，突然撲近美尼清去，美尼清「呀」地一聲已被騎在膀下了。

安利柯目擊這光景，不能自持了。乃放下釣竿，飛跑到空地上，英雄似地怒喝道：
「滾開！卑怯的東西！」

被這一喝喪膽了吧，羣狼也似地圍繞着的惡少年們把路開放了。安利柯蹴開了那首領者，親和地拍着美尼清的肩，說：

「起來吧。」

一時喫了驚的惡少年們立即恢復了故態，齊聲地叫喊：

「打打打這小傢伙！」

安利柯扶起美尼清，捏了拳頭，向周圍怒目而視，喝說：「來！」美尼清就在當兒抱頭鼠竄而去了。

「打打打這像煞有介事的小傢伙！」

忽然惡少年的黨徒從四面集多來了。他們撲近安利柯去，把安利柯掀倒在地。安利柯翻起身來，捏了鐵拳，左右衝打，惡少年有的被打倒了，有的逃了。

可是惡少年的黨徒愈多，安利柯終於被撲倒了。安利柯倒在方才美尼清拾集着石塊的地方，額碰在石塊上，仍不屈不撓地翻起身來，額上簌簌流下血來。

這時，大人們也從四面奔跑攏來了。惡少年們這才蜘蛛似地散去。安利柯子然立在中央，因為眼中滲入了額上流下來的血了，甚麼都不能張眼來看。

不久，藥劑師、醫師都跑來了。安利柯經他們給洗好創口，包扎繃帶以後，就淡然無事，仍想去釣魚。

「毫沒有甚麼，請別向我舅談起。我仍釣魚去了。」他向醫生這樣說。

「魚請別去釣了。風很大呢，受了風，創傷要拖延的，還是我陪你回去吧。」醫生勸阻他。

「那麼，毫沒有甚麼。如果我不獨自回去，舅父還以為我有了甚麼了哩。」

安利柯這樣說了，向醫生道謝畢，逕自到斷崖上收了釣竿與魚籠，然後向舅父的別莊回去。

舅父這時想去看安利柯釣魚的光景，正從門口出來。見到安利柯帽下的繃帶，急問：「呀，甚麼了？」

「沒有甚麼。不小心從崖上跌下把額碰傷了。」安利柯淡然地回答，可是聲音卻不禁發顫。

「究竟甚麼了？不要是大傷啊。」舅父很不安心地將安利柯的帽子除掉了看。

舅父取起帽子，卽蹙了額道：「和誰打過架了嗎？啊，一定是那些惡少年。待我去對付他們，你快進屋子去。」雖斷續地說，可是卻似非常興奮的樣子，匆匆就走。

安利柯想去勸阻舅父，可是等他回轉頭喊「舅父」時，舅父早已走遠，頭也不回一回。

安利柯走進屋子，在自己房中休息了一回，把心的動悸鎮定了以後，正在取鏡自照，熟視雪白的繃帶上滲出的紫色的血跡，恰好舅父足音高高地回來了。

舅父突然抱住了安利柯接吻，且用了感動的語調說：

「安利柯，你作了好的事了。你的血潮是第二次洗禮。你當爲基督教信徒時曾在教會受過第一次的洗禮，這次的洗禮是你已成大人的證據。即使額上留了傷疤也不要緊。這是名譽的痕跡，是你崇高正直的行爲的有名譽的紀念品。」

「舅父，我只做了非做不可的事罷咧。我只恨我勇氣不足，力量不夠。」安利柯這樣

說。

「好，你已做了正直的事了，用了全力做了正直的事了。別嘆力量不夠啊。最高尙的行爲，是超越理性而沸燃的。不顧任何的犧牲，熾烈地盡全力的行爲，才是人生最可尊貴的行動。成功或不成功，這些都不成問題。應做的時候，猛然勇往直前去做，這樣的精神才是似神的崇高的力量。見利而動的人，決不知道這崇高。你做了好的事了，你會對於絕對的善奮起過了。」

舅父說時老眼中閃鑠着兩滴銀亮的水珠。

一一 不知恩

這以後，沒有經過幾日，安利柯的傷已全愈了。

自從那日起，美尼清一次都未曾見到。「至少也應該來對我表示一句的謝辭吧。」安利柯這樣私念着，空待過許多日子。

過了好久，安利柯在街上走着，見美尼清恰好從對面來。安利柯想看看他用甚麼態度對付自己，走近前去，那裏知道美尼清睬也不睬地管自走過了。「爲甚麼呢？」安利柯兀自覺得寂寞起來。

「我曾爲他盡過勇敢的愛的義務，路上相見，抱了我哭泣了來表感謝，不是人的應有的至情嗎？」安利柯自己這樣私忖。可是美尼清卻連目禮都不作，「謝謝」都不說，垂着頭假作不會看見似地過去了。

安利柯的自負心大大地被損傷了。他不但會把美尼清由惡少年羣中救出，從那次的時候以後，始終不忘記美尼清。如果有機會，還想把自己的果物、着舊的衣服去送給美尼清呢。可是美尼清竟像連這很好的親切心也不值一顧，管自走開了。

有一日，安利柯問舅父：「美尼清一次都不到家裏來嗎？」

「那裏會來。」舅父冷淡地說。

「但是，偶然……」舅父似已明白安利柯的心情了，呵呵地發出笑來。

安利柯怪了，只注視着舅父的臉孔。

「其實，連警察也該來向你道謝囉。」舅父說了又呵呵大笑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你在那次以後，已遇到過美尼清了吧。他已向你道過謝意了吧。」舅父說。

「不，雖會在路上見到他，他卻裝作不見，管自走過了。」安利柯回答。

「不要他道謝，不也好嗎？只要自己做過了好的事不就好了嗎？」舅父這樣說。

「不，舅父，我那時並不存要他道謝的意思的。從那時起，我覺得美尼清非常可愛，想有機會再幫幫他的忙。可是他竟完全不知道。爲甚麼他不肯與我要好呢？」安利柯說。

「哦，這樣嗎？」舅父回答說：「這是很明瞭的囉。且聽我告訴你。你有慈愛的父母，幼小時聽到深情的搖籃曲，一向在愛撫中長大來的。但是在美尼清出世以後，不曾從人受過一句親切的言語，也不會聽到過深情的搖籃曲，他所受過的只是虐待。所以美尼清的心就異常了，他不知道世間有所謂情的東西，總以爲誰都不會用深情待他的。所以，雖

然也許想對你道謝，卻恐怕又遭到你的譏笑，就垂了頭管自走避了。」

「那末，舅父，我就到美尼清家裏去玩吧。我不知道爲了甚麼，總覺得那孩子可愛。」

安利柯說。

「唔。」舅父點頭。「但還是不去的好。你如果去訪他，他會怕羞了不出來見你的。倒不如將他招到家裏來玩，共作些殘廢者也能作的遊戲。因爲在家裏，無論他的形狀怎樣可笑，也沒有笑他的人呢。」

「是……」安利柯也點頭。

舅父又對安利柯這樣說：「說雖如此，美尼清也許是有着和那手足同樣的不快的心情的。無論你待他怎樣好，在他也許不但不覺得可感反而覺得可厭哩。所以，你決不可想從他得到感謝。但也不該對自己的行爲失望。一件善行，能實行，在自己已是一種報酬了。望人感謝，等於放重利，是不好的根性啊。別人對於你有善行，原應感謝，但自己對於別的有善行，決不該望人家的報答。自己只要幫助了弱者，把人從困苦中救出，替苦痛着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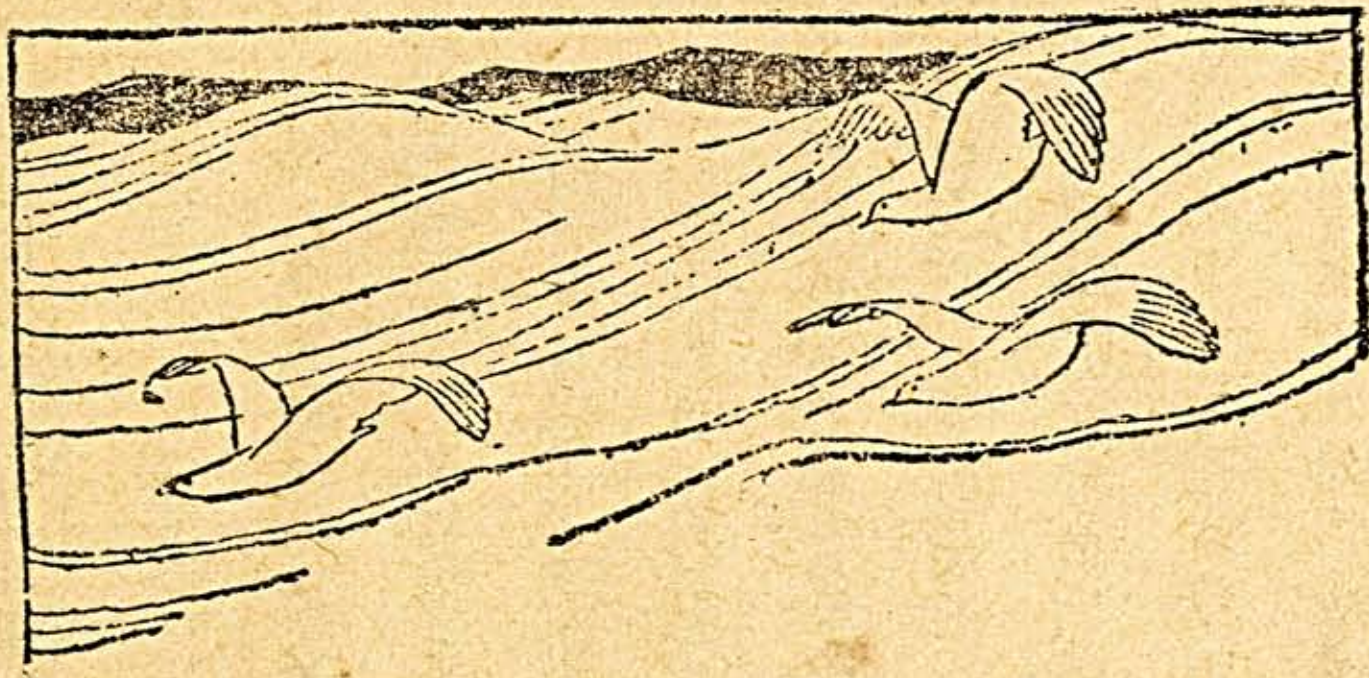
人拭了眼淚就好了。如果在這以上還要求甚麼，那是有傷於自己的正義的。」

第十四

一 海波

安利柯熟覽桑·德連寨的世間，看到了各種各樣的人。而在近來，卻常看見寂默了沈思着的人。有的茫然坐在崖上，看了海在默想，有的靠了崖坡死也似地臥了在忖甚麼。有的睏在沙灘上兀自沈想，不知日影的移動。

安利柯在寂默沈思的人們的臉上，感到奇異的悲哀味。如果他們是詩人或是畫家，也許可以說他們在追求甚麼無限的東西吧。可是他們都是齷齪的勞動者與老人，那當然是因爲有着甚麼煩惱的緣故。於是，安利柯有一日問舅父：



「舅父，我常在崖上、崖坡、沙灘上見到蹲臥了半日不響的默然想着的人。他們大概是因爲沒有餬口地方，才把光陰這樣地消磨的吧。」

舅父現了深思的神情這樣說：

「不，不是因爲沒有餬口的地方囉。人這東西，只勞動是不夠的。有時非無目的地思考，或茫然地向海熟視不可。」

「我屢次航行外洋，到過許多國土。見到處都有沈思默想着的人，無論在非洲，在歐洲，在澳洲，在亞洲，有的坐在崖上目視着海，有的佇立在湖邊樹下。其中有老年的，有年青的，有無學問的，也有詩人。」

「無論是什麼樣的人，心裏都不能無所思慮。不，與其說在思慮，倒不如說忘了自己在追求無限的東西。這在東洋叫做『冥想』。在牧場上、葡萄園中、森林中，常有冥想的人。可是，海更是把人誘入於無限的東西。」

「舅父，爲甚麼單調的海對於人有如此的引誘力呢？」安利柯問。

「這是有理由的。」舅父加以說明：「海是渺渺無邊，始終搖動着吧。這就夠引誘人了。只要熟視着海，那手不能觸目不能見的無限之感，就會把我們捉住。這心情是人所憧憬的。因為人有着超越斯世，追戀永遠無限的世界的心……」

「……」安利柯覺得不可思議了，很被舅父的話所吸引了。

舅父又繼續說：

「人有着一個大要求。人不能滿足於現在，對於無限，有着憧憬與畏懼敬虔之念的。換句話說，人不能滿足於一生，想求人以上的價值。這價值就成了理想，成了宗教，使人心歸依。」

「舅父，甚麼叫宗教？我雖曾受過洗禮，但於宗教並未明白。宗教的種類很多哩，為甚麼人要造出這許多的宗教？」安利柯不禁問起這樣的事來了。

「唔，宗教有種種的種類，這恰和世界上有種種的國語一樣囉。人的言語，因國土而不同。但人卻用了不同的言語，說述着同一的真理，追求着同一的理想呢。不論是基督教，

或是佛教，或是回回教，形式雖儘不同，其實，在教會或寺院所持行的讚美歌、祈禱或念佛，都是以到同一的天上爲目的的。

「海也是一個寺院。在海的面前，誰也不禁要拋去了矜誇之念，感到空寂而屈膝的。因爲海的彼岸似乎有萬物之母住着的緣故，又似乎海是人的最後的故鄉的緣故。」

「如果把全世界咏海的詩搜集起來，就會成一冊豐富的詩集吧。其中有傑出的偉大的詩，也有無知小孩在畏敬讚美之餘所叫出的感傷的東西。因爲在海的面前，人都成了詩人了啊。」

「啊，這樣的話不想再說了。說了不禁覺得寂寞起來。你還非做生活上活的實際學問不可呢。」

「從這窗口望去，見到的不但是海波。俯視那空地上，還可見到熙來攘往的人波。你看，這人的波一日到晚不會停止。以後，就以『人生之波』爲題，再來談談吧。」

二 人生之波

舅父就了「人生之波」的話題，說出這樣的話來：

「由這窗口望去，從那空地一直到街上，一日中往來着幾千幾萬的人波。其中有各樣的人。有禿頭，有時髦髮，有長漢，有矮子……還有喜樂的、笑着的、怒着的、悲哀着的。這許多人的喧聲，隨着風像森林的濤聲似地陣陣吹來。

「他們之中，一個一個都不相同。你看，蓬了頭的母親拉着頭髮卷曲得如鳥巢的女兒才行過，接着旁邊就現出白頭老人與禿髮者了。他們各有各的思想，各有各的希望，各有各的悲歡。仔細看去，不覺得像千波萬波合匯了雜流着嗎？在這入海之中，各個分子真所謂千差萬別；但在日光之下，卻都是同等儔伴哩。

「但是，看哪，在那邊走着的可愛的小姑娘，到成爲像在她旁邊的滿面皺紋的老嫗，其間要經過許多的故事，演許多的悲劇與喜劇咧。我雖說着這話，現在到了七十歲的年

齡，搖籃時代的舊夢，即使要回憶也回憶不來。七十年！我已在人生之波裏游泳了七十年了。

「在街上走着的人，也都是

在人生之波中游泳着的。其中，有游泳得乏力了在半途溺死的人，也有一生儘力游泳把力疲盡了的人，又有爲不會意料的怒濤所襲，冤枉把生命喪亡的人。

「這樣，人人都一壁泳着人生之波，一壁各自製造其自己的價值咧。有的受了悲哀的打擊，不能復擡起頭來；有的卻能從怒濤下衝出，巧捷地繼續游泳。由此看來，人竟好似爲了製造自己的價值，投入人生之波去游泳的。

「怎樣的人才最有價值呢？讀破了千萬卷的人最有價值嗎？不是，僅只讀書，是不能衝破人生之波的。由書卷得來的知識，好比是行李一類的東西。如果頭腦中塞滿了這類東西，反不能輕捷地在活的人生之波裏游泳了。

「要在活的人生之波裏游泳，第一要緊的是健康的身體。把自己的身體弄壯健，是

一生的活學問。第二要緊的是用了自己的意志過活。世間儘有不用自己的意志，奴隸似地過其一生的人呢。第三要緊的是道德的價值。如果沒有道德，到底不能排除人生的兇浪一直向前游泳的。在人的力中，最強的就是道德之力。身體的健康是一種的力，意志的生活也是一種的力，但是最偉大的是道德的力。無論身體怎樣好，意志怎樣強，如果這人無道德的力，他一遇到世間的兇浪，就會手足痙攣，不能左右游泳的。世上像這樣的人很多。真可憐啊！此外，還有一件可以產生人的價值的事，這就是思考。不能思考的是白癡，白癡就是大大的不道德啊。白癡者自己無正確的意志，是一味做着錯誤的行動的。人遇到非做不可的時候，要思考，想打勝襲來的人世的困難，也要思考。自己思考了自己再把思考所得的用意志來堅持，人不如如此，決不能得到活的知識。由道聽塗說或書本上得來的知識，在人世真正的實際競爭上，決不是活的力。知道了嗎？外來的智慧，是不能生出人的價值的啊。」

三 知 人

「但是，安利柯，還有更緊要的事。我方才說過關於人的價值的話了，可是我們應該像普通說『這人了不得』、『這人有點癡』、『這人是卑怯的傢伙』、『這人是天才』……的樣子，把人的價值，一一速斷嗎？」舅父說。

「是呢，世間儘有似小愚而實大智的人，也有似小智而實大愚的人咧。」安利柯回答。

「對呀，對呀。」舅父高興地再把話繼續：「對呀，對呀。人這東西，是不能用一句話就斷定其價值的。哪，如果說那人受過洗禮，是真實的基督教信徒；那人招呼很謙恭，是個好人。這樣輕率地判斷，就會陷於大錯的。」

「所以，對於人能知道其價值，是一種的活學問。沒有這活學問的，結果就會被世間所欺，或竟至連累他人受虧。」

「要使一家店鋪發展，做主人的非知道夥計不可。

「做裁判官的要行正當的裁判，非知道被告不可。

「做教師的要善導學生，非知道學生不可。

「做將軍的要指揮軍隊，非知道兵士不可。

「做政治家的要治國，非知道國民的心不可。

「亞歷山大帝深知其部下，故不會被部下背叛，成了大功業。奇利亞斯·希柴因為不知道其臣下的性質，故終於陷入悲運。

「拿破崙一時所以能支配歐洲者，不僅因為他善戰，實因為他能知道人。

「可是，世上常有因為不知人的緣故，致引起種種的不幸與大問題，不能現出自己的真正的價值的。

「英國的商人，以金錢來定人的價值。如何？人的價值能視其所有的金錢之多寡而評定的嗎？」

舅父說至此，提出質問，把談話暫止。

「金錢與財富，不能定人的價值。」安利柯答。

「爲甚麼？」舅父反問。

「雖沒有錢，高尚的人儘多，格里勃爾第貧窮得至於拿不出搭救自己的船頭腦的謝禮，可是卻不媿救援意大利的大人物。無論怎樣有錢，如果徒行不義，不能救助一人，這種傢伙是沒有人的資格的。」安利柯答說。

「啊，你說得不錯。但因此就說金錢可以不要，那是大錯。人如果不能以勞動取得金錢，營獨立的生活，就成了卑屈的人。生活不能獨立的人一定有着何等的缺點：或是不竭力勞動，或是用錢太浪費，或是沒有信用……甚麼原不一定，總之是一定有着這種的缺點的。」

「說雖如此，用金錢來定人的價值，卻不能夠。那末人的價值應該用甚麼來定呢？」

「舅父不是方才教過我了嗎？」安利柯說。

「唔，我會教過你甚麼？」

「你說，人的價值，在乎用了健康的身體、自己的意志、道德及思考去生活。」

「唔，我會這樣地說過了。要知道人的價值，非看破其健康、精神與才能不可。可是，對於人，無論是誰，都容易犯一次見面就抱愛憎的毛病。最初的瞥見，有時原很準確，有時卻會意外地錯誤，非留心不可啊。」

「像我這樣容易動感情的人，對於他人往往有時一見面就以爲可愛，有時一見面就以爲可憎的。我會因此受到大大的失敗。一見就以爲這是個好人，把其價值速斷，於是就并其道德才能也加以另眼的看待。結果呢，大遭失敗，向來的親切轉爲仇恨，友愛變成絕交了。反之，一見以爲可憎的人，就只覺得他可憎，無論他有任何優點，也就都不復看見了。我也常有這樣事。那知過了若干時候，發見最初認爲可憎者，竟是高尚的有手腕有才能的人物哩，但恨自己誤認，敢把好人交臂失之而已。」

「所以，當評衡人的時候，要考慮了又考慮，靜心地探索其真價啊。那人樂着或是悲

着，在順境或在逆境，名譽素好或素壞，不要用這些爲條件，輕率地就判定其人價值，應該更加觀察更加推究。知道人的價值，這事並可作爲求知社會求知歷史的活練習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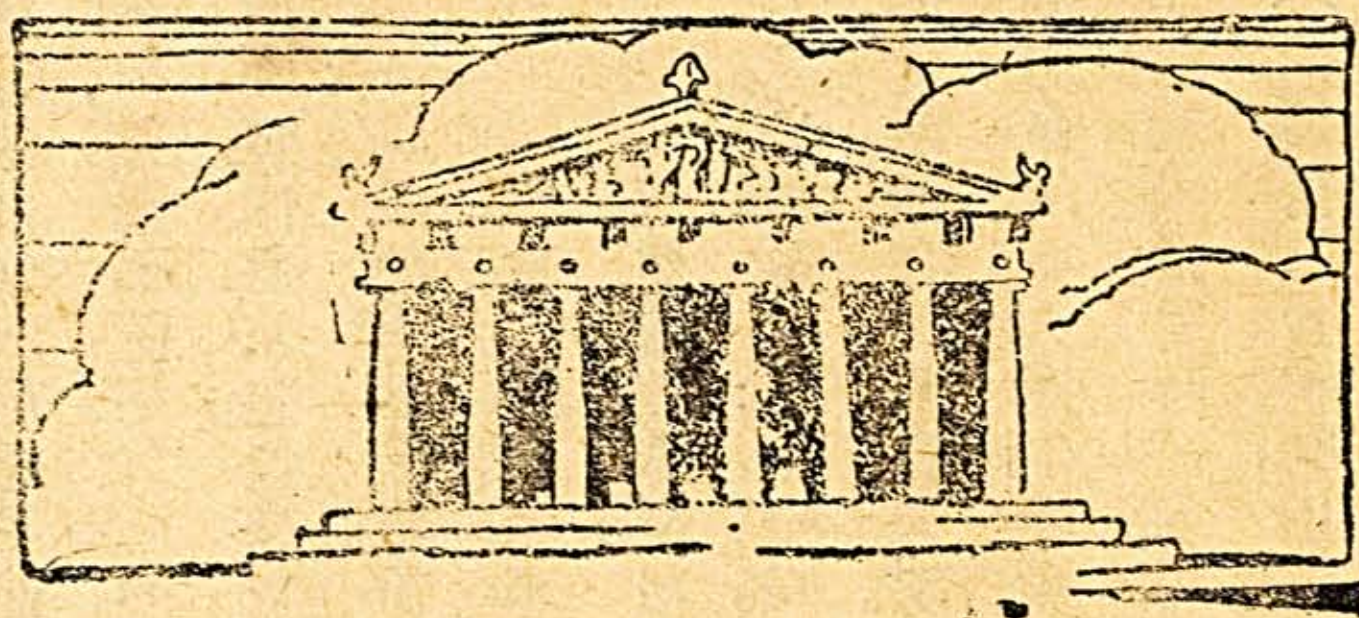
「又，我們非把歷史的深究批評，認識其人的真價值不可。在歷史中，有把正人當作不正者而埋沒的事，有把功勞者的功勞加以承認的事，也有把野心家不義者認作正人的事。完全理想的人物，原是沒有的。理想的人物，只好插之於我們的心裏。我們是把眼前的人和心內所插着理想人物比量，因其接近的程度來評定價值而已。所以我們又須有完全的理想。」

「知道了嗎？托里諾是你的先生，未曾教過你這樣事吧。所謂先生，原是只會教理論，不能切近於實際的。」

「說到實際的研究，種類很多。我今日所教你的，是對於人的研究。從你那樣的年齡起，把自己的朋友，附近的人們，好好地注意觀察，將他們的長處短處以及隱藏的善或惡的性質行爲，細細探索，那末就會發生對爲人的興味與深厚的同情，而且對於人也就有

所防備了。這樣做去，你自會成一個精密的人心的鑑賞家。凡能夠了解活人生的尊貴的意味的人，能知道任何書本上所不會載着的事。知人，真是高貴的事。世間能知人的人實在太少，我對此頗覺得有些寂寞哩。你要想具有詩人哲人及大人物的資格，非有能把人的長處善處銳敏感味的心不可。淺薄的獨善者，只知圖自己的利益，忽略人心的尊貴的處所，把人生弄成無趣味的東西。要得人生的大喜悅，知人是非常重要的事了。

「舅父所說的這話，你現在還未能切身體會吧。但等到舅父死去了，你成了大人的時候，仔細想去，必會恍然明白，覺得舅父的話的緊要吧。那時請對了死去的舅父，丁寧地表個謝意……哪！」



第十五

一 真的職業須於兒時選擇

有一日，舅父帶了安利柯散步林間。舅父平常總是善談說的，這日不知在想着甚麼，默然不語，只時時吐露歎息，好像獨自有所感觸的樣子。

「舅父，你爲甚麼這樣歎息？」安利柯試問。

「唔，我正在想着一件重大的問題。」

「甚麼事？」

「人類這東西，只有着一件的自由。任憑人類怎樣誇大，究不能以自己的意志來處置自己的生死，人在甚麼時候要

死，無法自知。我原還不能算十分衰老，但從一方說來，也可說活到現在是僥倖的。不過，安利柯，人雖不能用自己的意志來支配自己的生死，但對於自己的職業，是有着選擇的自由。你將來想選擇怎樣的職業？」

「我的選擇職業，須出了中學，出了大學以後。」安利柯回答。

「你父親叫你將來幹甚麼？」舅父又問。

「我父親並未明白地告訴我。大約以爲我年紀尙小，還談不到此吧。」

於是，舅父說：「唔呀，不是。小兒時代所想念的事，會影響於一生哩。職業只要選擇就好，這話雖合理，其實大誤。少年的時候，如果不先定有把握，年長以後，會沒有真正去思考的力量。有人問牛端：『何以能有如此的物理學上的大發見？』他天真爛漫地回答說：『因爲我從兒時一向思考着的緣故。』哪，兒童時代所發露的心的光明，是任何學力都不能換得的寶物啊！因循寡斷地待着，倏忽已成老大，就無力以旺盛的精神去勇猛前進了。啊，世間最沒有易老如人的東西。如果要想一生不走錯路，非從少年時定好進行的步

驟不可。」

安利柯思忖了一會，突然向舅父這樣說：「但是，舅父，所謂職業，不都是毫無趣味的東西嗎？對於職業，沒有一個不喫一行的。這樣乏味的職業，我實不想選擇。」

「你說沒有一個不怨自己的職業？試問誰對於甚麼職業在怨？」舅父不高興了說。「不是嗎？我常從別人聽到過。市上的醫生也會這樣說：說忙得終日沒有休息。說醫生是奴隸中最苦的奴隸。說一天到晚，連安心喫飯的工夫都沒有，為病人與受傷者盡了力，毫不感謝，略不小心，醫壞了還要受殺人的惡名。」

「還有，我母親的哥哥，不是做律師的嗎？那位舅父也歎說哩。說律師是竊盜樣的職業，一元的金錢，也不能用了正當的手段去取得。」

「此外，做船長的，做技師的，做經紀人的，也都說乏味乏味呢。」

「安利柯！你對於說那種話的傢伙要當心！那些人們，是沒有真正思考的尊貴的精神的！」舅父沸紅了臉，鄭重地說：「對於自己的職業抱怨的人們之中，決不會有好人。如

果他能真地打量『人』的事，斷不至鄙視自己的職業的。高尙的人都對於自己的職業感到興味，盡了力快樂地幹着的啊。凡是說自己的職業乏味可厭的人，已把生活的標準根本錯誤了。」

舅父說到這裏就默然了。安利柯想聽聽舅父關於生活的標準的意見，於是試問說：「所謂生活標準的錯誤，是甚麼意思？」

二 錯誤的生活

安利柯問及錯誤的生活標準，舅父乃乘了機會，躍起身來說出下面的話：

「唔，對了，你好好地聽着！世間無聊的誤解的人，實在太多。他們一味思忖着幹甚麼纔可成富翁，幹甚麼纔可成名人，怎樣纔可不勞而成功。他們除了錯誤的事以外，甚麼都做不出來。」

「他們不是在那裏做自己認爲非做不可的願做的事，乃在那裏看着自己的朋友

或周圍的人們，羨慕他人生活的舒適。覺得醫生可以賺錢了，就想作醫生。覺得技師收入多了，就想作技師。覺得律師可以致富了，就想作律師。他們並不有甚麼真見解，只是在那裏看人學樣，流垂餓涎而已。所以，作了醫生，作了技師，作了律師以後，如果不能達到預期的欲望，就要吐露愚癡的怨言了。

「世間有種種的職業。有醫生，也有教師，有畫家，也有律師。可是，誤解的人們，只打算醫生、教師、畫家與律師何者最爲安樂易富，擇其便利者爲之。他們是不想自己的天分與使命的虛偽輕薄之徒。虛偽輕薄之徒，當然不會有對於自己職業的自信或矜誇的。對於自己的職業無自信與矜誇的的徒輩，不但破壞自己的價值，並且是破壞國家實力的國賊囉！

「我們真要成高尚的人，非對於自己的職業有喜悅與矜誇不可。要對於自己的職業有喜悅與矜誇，非有作合於自己的天分與趣味的事業的決心不可。如果對於自己所做的事，覺得無味可厭，那就是未曾仔細考慮去選擇合於自己的職業的緣故。

「厭棄自己的職業，結果就會厭棄自己的生存，厭棄自己的生存的，是精神的病人，決不是健全者。可是，現在世間不健全的人實在太多，已成着所謂『病的世紀』了。這實就是養成人類不幸的一大原因啊。你非給人類以新的力與喜悅不可。要想給人類以新的力與喜悅，非先在自己的職業上自己找出無上的力與喜悅不可。」

「這樣看來，兒時的精神，在職業選擇上，可知是很重要的了。」

三 須自知

「安利柯！關於職業的選擇，我們尙有更重要的事情非知道不可的。」舅父繼續了熱心地開始說。

「世間有一種可惡的名叫虛偽的東西。所謂虛偽者，就是欺妄。把毫無價值的事作真實認着的有眼的盲者，就是虛偽的人。虛偽欺瞞的傢伙，是不肯盡力盡心的寄生蟲。」

「可是，不自知的或不能作正直思考的人們，結果會成爲欺瞞的虛偽者哩。他們不

知道自己，全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力；有何種天分，該幹甚麼。只是一味便利地模仿他人，當然做不出有意義的事來。

「所以，希臘的賢人曾在代爾甫維的亞普羅殿門揭了『須自知』的匾額，警戒國民。因為不知道自己的人，一切都不能真實的緣故。因為不知道自己的人，都要說謊作偽的緣故。

「動輒熱中、易起空想的人們，全然忘了自己，以為他人所能幹的，自己也必能幹。於是見他人賺錢了，自己也想賺錢；見他人成名了，自己也想成名。因為他們不知道自己，愈熱中愈露破綻，結果只是一無所成，陷入不幸的深淵而已。

「知道自己，這無論對於自己的幸福，對於他人的幸福，都很重要。要想依照了理想進行，非先知道自己不可。不知自己一味蠻幹，猶之無舵而行舟，不識路徑而亂竄。結果終至與自己衝突，不但破滅了自己，還要大大地累及世間。

「所以，我們須知道自己的長處與短處，知道自己的義務天分，決心去幹與自己相

應的事。我們要這樣，就能爲健全的人物，還可以使世間也健全。

「哪，安利柯！所以你爲了選擇一生應走的方向，非用了全智慧全力量去周詳考慮使無錯誤不可。一經決定了方向，無論他人任幹甚麼，或是說甚麼話，決不可懷疑，要信了自己勇猛前進。如果不能做到這地步，那就聰明人也成愚魯，天才也無價值，猿猴也會從樹上落墜下來。」

「猶之登山或行遠，到了某地方，路會有兩條，有時且竟有分爲三條或四條的。遇到了這種分歧點的時候，就該打量究竟該取何道。如果茫然地冒昧走去，結果會走入無路可走的絕境去，弄成進退維谷的。」

「如果是登山行遠，損失原不過如此。可是人生之路，是不能回覆的，因了路的選擇，有的前途是絕望，有的前途是光榮，有的前途是貧困，有的前途是富裕，有的前途待着不德的惡名，有的前途待着美德的榮譽。我們該在其中選擇那最好的走纔是。但這要知道甚麼是自己應走的路纔可以，要知道自己所應走的路，非先知道自己不可。」